

---

#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宗教信仰现状考察分析

穆宏燕

**【摘要】**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傣族以信仰南传佛教的水傣为主体，兼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傣和信仰宗法制祭祀的花腰傣，以及汉化程度较高的汉傣。在现今世俗化思潮的冲击下，水傣民众信仰南传佛教的具体现状，不同村寨之间信仰的虔诚度差别很大，不同寺庙中的佛爷宗教持戒素质也是天差地别。就虔诚度较高的村寨来说，较好地保持了传统佛教信仰的一些礼仪。回傣和花腰傣相对较好地保持着他们自身的传统信仰。经考察分析，宗教信仰的虔诚度与离中心城市的空间距离存在一定的同比关系。

**【关键词】**傣族；水傣；南传佛教；回傣；花腰傣；信仰现状

**【中图分类号】** B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16) 03—0151—04

## 一、水傣的南传佛教教育与信仰现状

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主要是沿澜沧江而居的水傣，他们也是西双版纳傣族的主体。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到云南考察，指示“在云南首先创办南传上座部学校培养僧才”，后经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批准成立“云南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1995年5月，西双版纳正式成立佛学院。之后，在版纳分院办学经验的基础上，鉴于云南三大语系佛教（南传佛教语系、汉传佛教语系、藏传佛教语系）俱全的特殊性，经国家宗教局批准，于1997年6月在昆明正式筹建云南佛学院。

西双版纳佛学院是在青少年完成9年义务教育之后，选拔优秀的学僧进入佛学院学习，学制三年，颁发国家认可的中专文凭。主要招收西双版纳地区和德宏、思茅、临沧、保山等周边信仰南传佛教地区的学僧，实行傣汉双语教学。截至2011年6月，西双版纳佛学院已经招收23个班级，844名学僧，已毕业647名，培养了大量具有较高素质的僧人。在对外交换学生方面，派出去的多，进来的比较少。因为像泰国、缅甸等国南传佛教教学体系完善，西双版纳佛学院每年差不多送出去5个学生，对方是免费接待的。而西双版纳这边的办学条件还不够完善，接待能力较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办学经费不足的情况。

笔者走访了曼尾、曼景、曼听、曼短、勐景来、曼景涯、曼贺科等普通水傣村寨，收集到许多第一手资料。水傣每个村寨都有自己的佛寺，然而不同的村寨，在遵守宗教信仰的戒律方面和对寺庙僧人的供养方面，乃至泼水节期间是否进行浴佛活动等宗教习俗方面，也都存在较大差异。

### 1. 寺庙、小僧人与佛爷自身的修养持戒状况

缅甸曼尾寨这个寨子比较大，傣家楼都比较新，寺庙也修葺得比较新。在对村民的随机访谈中了解到，该寺庙是村民们集资捐建，时间不久。寺里的佛爷外出不在，寺里有两个小僧人。

孟宽曼景村的寺庙有些荒寂，不像有人居住的样子。据村民说，该村寺庙没有出家的小僧人，而原寺庙中的佛爷也到邻近村寨的寺庙里去居住了。也就是说，该村村民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出家为僧了。

---

**作者简介：**穆宏燕，女，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教授。

---

曼短佛寺，据史籍记载始建于公元950年，距今已有1062年的历史，是上座部南传佛教传入当地后修建的最早佛寺之一。寺庙里有一位佛爷，是从缅甸来的，不懂汉语。在进村家访时了解到，该村保持着较好的南传佛教信仰传统，村子里的男孩子都要到寺庙出家，一般两三年，最少也要一年。

勐景来村紧邻中缅边界，整个村寨修得很好，傣楼都很气派，不是老旧的竹楼，而是木楼。虽然看上去依然保持了傣寨比较古朴的风貌，但又不像旧式竹楼那样破旧。在这里，笔者面访了勐景来村寺庙里的佛爷都坎章拉，他8岁出家，学习基础经文，后来到云南佛学院学习，毕业后去过东南亚信奉南传佛教的诸国，现在已经出家15年。他说寺庙里的小僧人一般进寺庙学习几年过后就还俗了，现在寺庙里还有7位小僧人在学习。每天晚上，都会围绕一个主题跟小僧人们一起进行学习和讨论，比如戒律、智慧等等。他守比库戒律，即227戒。他同时也说，在戒律方面，森林派守戒更严格一些，田园派相对比较随意一些。傣族信仰南传佛教的各个不同部派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冲突，相处很融洽。

在曼景涯村寺庙，笔者找到佛爷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念经。他说，他于2000年来这个寺庙，已经十余年了，这十多年里一直都没有到寺庙出家的小僧人，只有他一个人在寺庙里。村里的男孩子都在外面学校读书，不愿出家为僧了。

在曼贺科村，寺庙里的佛爷说，他自己于2002年来这个寺庙，现在寺庙里有4个小僧人跟着他学习宗教功课。村里男孩来出家的很少，一般来出家的也是完成9年义务制教育学习之后，一时没有别的出路才来的。

从笔者走访的7个村寨及其寺庙所收集到的资料信息来看，有2个寺庙没有佛爷和僧人，占整个数据的29%；1个寺庙有佛爷，但已多年没有学僧；有佛爷和学僧的寺庙4个，占57%。从该数据来看，尽管不同的寺庙中，佛爷与僧人的宗教修持差距较大，但保持着男孩出家为僧的传统的村寨仍占多数。其中，曼短村和勐景来村在保持南传佛教信仰传统方面，还是十分虔诚的。

## 2. 村民对寺庙和僧人的供养状况

在缅甸曼尾寨，笔者随机进了一普通傣族家里，其房子一楼是喂养猪和鸡及堆放杂物的地方，还有一辆汽车，看起来经济状况比较好。与该家主妇攀谈，她说，寨子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橡胶林。他们村寨每家每个人每个月给寺庙捐贡10块钱、1斤米和一些蔬菜。傣族人家一般不供佛像，宗教活动都是在寺庙里举行。现在，在日常生活中，老年人还会念经，但年轻人念经的就比较少了。除了浴佛节、关门节、开门节等重大宗教活动之外，红白喜事或者是小孩满月也有一些宗教念经活动。

孟宽曼景村，有176户人家，800多人口。该村村民每月每人给寺庙捐贡1公斤米，5块钱。尽管他们本村寺庙已经荒芜，没有僧人居住，但他们仍然捐贡给邻近村的寺庙和僧人。总之，各个村寨都有规定要对寺庙和僧人捐贡，村民们一般都自愿地遵守并履行，将之视为自己的宗教义务。

在勐景来村寨，村民每天将做好的饭菜送到寺庙里，或是直接布施给来化缘的僧人，较好地保持着南传佛教的传统。因此，从考察的情况来看，水傣普遍较好地保持着供养寺庙及僧人的传统，这也是其宗教信仰的具体体现。

即使是在已不看重男孩出家为僧传统的村寨，当问及普通村民是否依然持有南传佛教信仰时，无一例否定回答。因此，是否保持男孩出家为僧的传统与是否保持南传佛教信仰之间，没有任何同比关系，但在信仰的强弱程度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 3. 关于男孩出家经历的个案

按照南传佛教传统，男孩子一般要在寺庙里出家为僧3年左右，才能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得到认可。笔者对有过出家经历的岩罕恩作了个人访谈。岩罕恩20岁出头，沉稳淡定，他的个人经历有一定的代表性。他8岁出家，在寺庙里当了9年和尚，

---

然后还俗，参加高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到西双版纳州民宗局工作。他说：在寺庙里出家的9年，很辛苦，每天要担20担水，还要砍柴做饭。白天要到外面的学校学习，晚上回到寺庙还要学习经文。每晚11点睡，早晨4点起。那个时候，8岁的小孩子，什么都不会干，什么都得学，担水把肩膀都磨破了，但也还得担，担一挑水担不动，就担半挑，那就得跑40趟，总之20担水的任务是每天的功课。

通过这个个案，可以看到，尽管现在不出家的男孩子越来越多，但在寺庙里出家为僧的经历和历练对傣族男子来说依然重要。但没有到寺庙出过家的男孩也不会受到任何歧视，只是出过家的男孩子更受人尊敬。

#### 4. 节日庆典与宗教习俗的现状

浴佛活动是水傣在泼水节庆典时举行的一项重要宗教仪式和民俗活动。其具体的礼仪，从官方到民间存在着较大差异。笔者从西双版纳州民宗局了解到，泼水节时的浴佛活动用的水来自指定的圣水井。仪式从太阳出来的时候开始，最先是由西双版纳地区最德高望重的大佛爷为佛像淋第一碗水。紧接着是地方行政官员给佛像淋水沐浴，然后是其他佛寺的佛爷，之后就是民众（男女没有区别）。浴佛仪式结束之后，就是民众狂欢式的相互泼水嬉戏。泼水节即傣族新年活动中，有跳孔雀舞、大象舞、赛龙舟、放高升、放孔明灯等民俗活动。其中，还有“赞哈演唱”。傣族人有一句俗语：“僧人如饭，赞哈如盐。”赞哈，在傣语中就是指会唱歌的人。不同的场合会演唱不同的内容，每一种内容都有固定的曲调。关门节和开门节的时候，演唱的是傣族史诗的内容，其他节日里的演唱差不多都是即兴发挥。赞哈演唱已经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演唱的具体内容尚待整理。

都坎章拉佛爷则介绍，浴佛用的水就是一般的生活用水，但是会放入香精、香料、花瓣，然后念经祈福，把水从佛像的后脑勺淋下，让水顺着佛像后脑勺、后颈椎、后脊柱流下，然后再淋别的地方。浴佛时念经的内容每年并不固定，每年的经文都会不一样，是由周边四个村寨的佛爷一起到中心寨来共同商量决定念诵哪一段经文。

在曼景涯村寺庙，佛爷对圣水井一词显得很茫然，说不知有什么圣水井，就是用自来水浴佛。在曼贺科村寺庙，佛爷介绍的情况比较特殊，他们在泼水节的时候没有浴佛活动，只有关门节和开门节的时候才有浴佛活动，浴佛的水里会放香料和花瓣。而每次浴佛时，念的经文都是一样的。

因此，从考察的具体情况来看，在节日的宗教习俗方面，官方隆重而盛大的正式仪式与民间村寨的习俗还是存在较大差异，而各村寨之间也各有差异。然而，无论浴佛用的水是否采自圣水井，都会在水里放香料和花瓣，并念经祈福。并且，每个水傣村寨都有寨心，寨心完全是南传佛教式建筑。在节日庆典时，在寺庙里举行浴佛念经仪式之后，村民们其他的庆祝活动也都在寨心这个地方举行。这也是南传佛教信仰在傣族村寨的最集中、最直观的体现。

## 二、伊斯兰教在回傣中的信仰状况

回傣主要生活在曼峦回、曼赛两个村寨。曼峦回村离景洪市大约45公里，平常很少有人前往。村寨中有典型的伊斯兰建筑，有清真寺的拱顶和宣礼楼。曼峦回村全村有三百多人，全部信仰伊斯兰教，但平日里到清真寺里做礼拜的人比较少，只有在星期五伊斯兰教的主麻日（聚礼日）时，到清真寺做礼拜的人比较多一些。当问及该村伊斯兰教的传入途径，阿訇马红说是从大理那边传来的，具体情况他不是很清楚。在马红阿訇的带领下，笔者去到村寨里面，到一家普通回傣人家做家访。他们家的房子也跟水傣的不一样。一般傣楼一楼不住人，主要用于养牲畜和堆放杂物，而回傣的楼房一楼是客厅，很干净整洁。他们的经济来源也与水傣不一样，水傣主要依赖橡胶和香蕉种植，而回傣主要是依赖茶叶种植和贸易。这家女人全都包着盖头，完全是穆斯林妇女的装束。村子中绝大多数妇女也是包盖头的，但也有少数年轻女性不包盖头。除了伊斯兰教方面的术语之外，村民的日常用语完全是傣语。他们自称“帕西傣”，但对“帕西”的确切意思也说不清楚，有的说是“商人”的意思，有的说是“不吃猪肉”的意思。

从《小围埂村志》一书可以找到曼叟回村的来历。清咸丰年间(1856年),云南的回族首领杜文秀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小围埂村率兵起义,并在大理建立了政权。后来,清军对小围埂村进行围剿和屠杀。有一个叫马金安(1985—1916)的小围埂村回族人,当时在西双版纳边境跑马贩盐,躲过了清军的屠杀。他知道小围埂被清军围剿屠杀后,便没有回去,在当地也就是现在的曼叟回村,用自己的盐跟傣族土司交换了一片芦苇地,就此安家。后来,他又帮助曼叟的傣家土司打败了另一个傣家村寨的土司,曼叟的土司便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由此,马金安在当地传教,使整个村寨皈依了伊斯兰教。马金安成为曼叟回的先辈,他的两个妻子被当地人尊为大祖婆(玉罕甩)和小祖婆(玉坚)。曼赛村与曼叟回村相距仅4公里,有四百多村民。但曼赛村分为两个寨,中间有溪流相隔,东寨为信仰南传佛教的傣族,西寨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傣族,也是自称“帕西傣”或“回傣”。

两个回傣村寨都较好地保持着伊斯兰教的信仰,遵守并履行伊斯兰教的教规与宗教功课。但中老年人与年轻人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又存在较大差别,中老年人在保持宗教文化传统方面做得更好。在节日庆典方面,回傣更重视伊斯兰教的宗教传统节日,比如开斋节、古尔邦节等,对水傣的泼水节、开门节、关门节等重大节日,他们只是前去观看。

### 三、宗法制祭祀在花腰傣中的信仰状况

水傣大部分都是沿澜沧江而居,西双版纳的花腰傣则是住在山里面。笔者只走访了曼么卧村,该村有一百多户人家。

花腰傣的风俗习惯与水傣完全不同。村寨的房子建筑样式完全汉化,从外表看,基本上看不出这是一个傣族村寨。曼么卧花腰傣村里没有寺庙,没有佛爷,更没有男孩出家的习俗。不拜佛,不过泼水节,也不过开门节,但是花腰傣很重视关门节,并且对汉族的春节和清明节也特别看重。此外,在农历正月十六过鸡头节,这天整个村寨有着各种各样的欢庆活动。

对关门节的重视体现了花腰傣仍保留着一些傣族文化传统。关门节这天要举行重大的祭祀仪式,只让村里的男人参加,女人不能参加,也不能在一旁观看。关门节的日期是在农历的六月初七,祭祀的时候要宰牛、宰猪、宰鸡,用作供品。在秋收之前,村子里的人不能外出,外村人也不能进入。村里的人若有事需要出村,要办一系列复杂的手续。尽管对关门节的重视体现了花腰傣自身的傣族文化传统,然而其祭祀活动方式则是宗族祠堂祭祀的方式。祭祀活动也是围绕寨心举行,但寨心的建筑样式也完全是汉族建筑式样,与水傣村寨心的南传佛教式建筑完全不同。

曼么卧村有关祭祀的各种宗法活动都是由祭主持。祭主是世袭制的,现任曼么卧村祭主名杨朝友。最早的祭主推选是让村里所有的男人聚在一起,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称重量,谁的衣服最重,谁就是祭主。当时,杨朝友家祖先的衣服是1.8斤,最重,就被选举为祭主了,之后便是世袭的了,杨朝友是曼么卧村第九代祭主。花腰傣村寨都是实行这样的祭主制。

花腰傣的名称来自其特殊的服饰,其外衣和围裙整体是黑色,只是胸口衣襟、两只袖口处和围裙的下沿,都有手工绣制的花边,腰间还要系一条手工绣制由各种花卉图案组成的非常漂亮的宽腰带,还要戴手工刺绣的头帕,整套衣饰全是配套的。曼么卧村的玉腊就是花腰傣传统服饰的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有相关证书。

然而,曼么卧村中妇女平时穿得跟汉族一样,只在过节的时候才穿这种民族服装。水傣泼水节时,曼么卧村里的年轻姑娘都要穿着花腰傣传统服饰,盛装打扮,到水傣的村寨里去帮他们跳舞(不是为自己跳舞庆祝,也就是说,她们并不将泼水节视为自己的节日)。因此,除了特殊的民族服饰和说傣语之外,花腰傣基本上是比较汉化的男权宗法制社会,这与水傣很不一样,水傣多少还有一点“母系制”的残余。

### 四、傣族宗教信仰现状考察分析

经过梳理,笔者认为,目前西双版纳傣族宗教信仰有如下特点:

---

首先，“傣族全民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这样的表述不确切，而应是：傣族以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水傣为主体，兼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傣和信仰宗法制祭祀的花腰傣，以及汉化程度较高的汉傣。至于汉傣，他们基本上都居住在城镇里，衣着服饰和生活习俗完全汉化，没有自己的特定寺庙，男孩也不出家为僧。总体来说，汉傣的宗教信仰比较淡薄，或者是将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融为一体，在家中供佛像，而水傣家中一般不供佛像。汉傣甚至连花腰傣的宗法制祭祀信仰也没有，与现代汉族人没有太大差异，但他们讲傣语。也就是说，水傣、回傣、花腰傣、汉傣尽管其宗教信仰各异，但均以傣语为母语，这也是其为同一个民族的标识。当然，汉语普通话也是他们通用的语言。

其次，水傣普通民众信仰南传佛教的具体现状是，不同的村寨之间差别也很大，有的村寨比如曼短村就比较虔诚；而有的村寨比如曼景涯村，南传佛教信仰则比较淡薄。不同寺庙中的宗教持戒素质也有天壤之别。然而，不论信仰的虔诚度如何，皆持有南传佛教信仰这一点当是无疑的。就信仰比较虔诚的村寨来说，水傣的南传佛教信仰较好地保持了传统佛教信仰的一些礼仪，比如对男性看重其出家为僧的经历，看重拜菩提树、拜佛塔等。因此，水傣村寨可谓村村寨寨都有本村寨的寺庙，寺庙外一定有菩提树，寺庙里有佛塔。水傣人家中一般不供佛像，不烧香，念经浴佛等宗教活动都在寺庙里举行。这一点也保持了南传佛教传统，与重视烧香拜佛像的汉传佛教礼仪有较大差异。

再次，回傣与花腰傣由于在人口数量上比水傣少，也由于居住在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与外界接触相对较少，较好地保持着自己本村寨的传统信仰。尽管他们并不将水傣的泼水节视为自己的传统节日，但一般都会积极参与其中，或是观看，或是参加集体活动，但不参加浴佛典礼。

最后，傣族宗教信仰的虔诚度与经济状况的好坏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西双版纳州的傣族绝大部分村寨依靠橡胶、香蕉或茶叶贸易，经济状况都较好。比如勐景来村，整个村子很富庶，也是调研考察中保持宗教信仰传统最好的村寨之一。即使是居住在山里的花腰傣，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村寨，其在保持宗法制祭祀信仰方面也较好。因此，商品经济并不必然会导致宗教信仰的削弱，而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世俗化思潮对宗教信仰、传统习俗和古老价值观的解构作用更为强烈。经考察分析，宗教信仰的虔诚度与离中心城市的空间距离存在一定的同比关系，即离中心城市（比如景洪市）越近的村寨，村民的宗教信仰虔诚度越弱；反之，远离中心城市的村寨，村民的宗教信仰虔诚度较高。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因历来不重宗教信仰的汉文化（在中心城市汉文化占据绝对优势）的强大同化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中心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世俗化的程度更高。